

大山深处有个家

□ 叶剑秀

周末的早上，王媛媛一大早就起床，做好早餐，叫醒八岁的儿子。儿子很懂事，洗漱完坐下来默默吃饭。她坐在儿子身旁，嘱咐一些重复多次的话。儿子低头说：“你又要去山里那个家了。”王媛媛心头一热，安慰儿子说：“那个家也需要妈妈，不去不行啊。”

出发的时候，王媛媛举目望一眼家，儿子正伏在阳台上向她挥手示意。她眼眸里瞬间涌满泪水，如鲠在喉，急忙用手捂住发酸的鼻子，匆匆离去。

这场景，她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走得不舍，每一次都走得坚定。

王媛媛的那个家在豫西鲁山县四棵树的深山区，是她对口帮扶的贫困户。

王媛媛走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翻过一座山梁就到土楼村的家了。三年多了，她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树木花草都熟记于心，对山里的这个家更是朝暮牵念、点滴挂心。

王媛媛是鲁山县农业农村局的一名普通干部，2017年的春天，她主动申请下乡扶贫，被安排在偏远闭塞的山区，帮扶对象是土楼村刘长山一家。

这是怎样的一个家啊。

刘长山是个老实淳朴的农民，粗犷的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五十多岁了仍没成家。家中有哥嫂，哥哥七十多岁，患有肺气肿等疾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每月还需要大量的医药费。嫂嫂年近七十，有点憨傻，全靠别人照料。刘长山的父母曾瘫痪

在床近十年，穷尽了刘长山全部的心血和青春年华，几年前父母相继去世后，他又开始照顾哥嫂。生活的艰辛，早已把刘长山这个山里汉子压得直不起腰来，很难再支撑起这个家。

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简陋的房舍里凌乱不堪，贫穷困苦的光景把日子挤压得几近无望。

王媛媛第一次看到这种境况时，心头掠过一丝寒意。可她还是安下心来，心里坚定了一个信念：不穷就不是贫困户了。慢慢来，扶一把，或许就会好起来，一直扶到像个家。

王媛媛把心留给了大山，刘长山一家把她当亲人，她把那里当成了家。

一开始，一次次地给他们送去吃的喝的及衣服药品，自己掏钱付出，无怨无悔。每次去，王媛媛不怕脏不怕累，打扫卫生，整理家务，甚至给憨傻的嫂子梳头洗澡，常常累得腰酸腿疼。

前年冬天，刘长山的哥哥病重住院，王媛媛像对待家人一样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出院后，她帮助完善报销手续时，赶上医院打印机出故障，票据打印不出来。为了及时拿到报销款，王媛媛站在报销窗口，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四季轮回，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是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寸光阴，洒满庭院的角落，这个家终于有了起色，慢慢透出几分活力和生机。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王媛媛动

员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和同事，为她山里的家捐款捐物。一次次下来，爱心传递，收获颇多，满心欢喜。

扶贫，该怎么扶？

王媛媛思来想去：有限的投入，只是暂时的接济，贫穷的根还在深处牢固地扎着，终归不是长远之计。

那年春节，家家户户都忙着过大年，王媛媛放心不下山里那个家，置办好充足的年货送上门。看到闷闷不乐的刘长山，王媛媛和他拉起家常：“这样下去不行，总得想个办法。”

“能有啥办法啊？”

“过完节，你出去打工挣钱。”

刘长山抱住头，长叹一声：“我走了，哥嫂咋办？家就零散了。”

“不是有我嘛，我来照顾他们。”

刘长山抬头看王媛媛一眼，眼里闪过泪花：“不行。你为这个家付出得够多了，不能再连累你。”

“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我在，你还不放心？”

“像我这笨手笨脚的人，出去能行？”

“能行。你勤劳踏实，做事牢靠。只要走出去，就能挣钱，咱这个家才有希望。”

刘长山低头叹道：“哪儿去找挣钱的门路啊。”

王媛媛说：“这个我来想办法。”

刘长山抹一把潮湿的眼睛，转过身去默声不语。

王媛媛四处奔走，多方打探，终于在

县城为刘长山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家里照顾哥嫂的重任就落在了王媛媛的身上。好日子易过，苦日子难熬。为了自己的选择和那份庄严的承诺，王媛媛天天要去山里的家，洗衣做饭，端茶送药，驮起这个家一步步前行。县城自己的家很少顾及了，丈夫在高中送毕业班，时间宝贵如金，忙碌无暇，儿子只能托付给朋友接送照管。

王媛媛无怨无悔，她说，等把山里的家扶起来了，心就安了。

王媛媛母亲去世早，父亲患重症，在上海王媛媛的哥哥家居住，一直由哥哥精心护理。王媛媛只去看望过一次，当父亲想念她的时候，他们就视频联系，隔空对话。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回鲁山老家，和王媛媛一家住上一段时间。

父亲合乎情理的愿望，王媛媛一拖再拖。每次借故推辞的时候，王媛媛都会掩面而泣，心痛不已。她心里明白，扶贫到了攻坚阶段，父亲回来她没有时间照顾，岂不是更对不起他老人家啊。

去年一年时间里，刘长山的哥嫂因多病缠身，医治无效相继离世，临走，他们眼里溢满知足感恩的泪花。

刘长山仍在县城工作，一个月能挣4000元，人生第一次有了积蓄。家里购置了电器、家具、房舍也在陆续装修。

王媛媛看到这一切心里十分欣慰，逢人便说，扶贫还没结束，希望给刘长山找个过日子的媳妇，让山里那个家更像一个家。

大地的吟唱

□ 夏晓群

书香鹰城 悦读相伴

郑县北倚颍阳，南临汝水，东接颍许，西附伊洛，处于被誉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河洛文化区域之内。与其他地域一样，郑县的传统文脉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半是精英文化、文人文化，另一半是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前者是社会精英个人的精神创造，后者则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漫漫的农耕时代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文化。歌谣便是民间文化中口承文学里的一个重要门类。

王艳萍、王光洲夫妇历时十余年搜集、整理、编纂的这本《郑县民间歌谣选编》，就是对郑县这片古老土地上长期流传的民间歌谣的一次集纳。在今天，当我们来评估这本书的意义的时候，必须将其放置在中国民间歌谣数千年发生与发展的广阔历史视野中去加以考量，方能将其价值看得清楚和明白。

歌谣有着遥远而悠久的历史。当人类文明显露出第一缕曙光的时候，诗、歌、舞融为一体

的歌谣便伴随着原始先民们的劳作而萌生。《毛诗·大序》这样描述原始歌谣和歌舞的产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我们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心声，是人们的第二种语言，即升华为诗歌的语言。有歌曲配合者曰歌，无歌曲配合者曰谣，合而并之曰歌谣。从原始时代起，以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歌谣从来都是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百姓生活、人文心理和民众情感的诗意表达。

纵观古今，歌谣始终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始终与中国的历史演进相伴相随，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处于黄河中下游、被称为华夏文明源头的河南的民间歌谣，

在全国歌谣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原是《诗经》的主要发祥地，周代时，河南境内封国林立，《诗经·国风》收集于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其中有十一国在河南境内，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包括郑县在内的河洛文化圈内。中原歌谣继承了《诗经》的艺术传统，表现出现实主义文学特征，在艺术上，赋、比、兴手法得到很大发展，修辞格律更加丰富多样。在河南的歌谣中，劳动歌谣占有重要地位，有相当数量的歌谣是描绘人民生活斗争史的，河南民间情歌、风俗礼仪歌谣题材丰富，五光十色。此外，儿童歌谣也占相当大的比例。

河南在历次全国性的歌谣采风、普查、编纂、出版工作中也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河南是中国歌谣学的先锋。近现代以来，在中国歌谣学历史上，河南在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涌现出白启明、白寿彝、董作宾、刘经庵等一批大家。

正是在上述文化背景下，当王艳萍夫妇所搜集、整理的《郑县民间歌谣选编》书稿放置在我的案头时，我在感到讶异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的绵延赓续。

王艳萍夫妇不仅把出版当作一种文化积累和传播的手段，而且当作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这种地域文化才能留存于世。

我们期盼河南更多有文化责任感、有文化激情和文化才情的人，对遍布中原的民间歌谣进行更广泛和深入搜集，使这种文化遗产得到更全面的保存。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此类出版物，为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国家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歌谣类·河南卷》的编纂工作提供丰厚的资源。

合欢花开

□ 周小寒

六月，已是初夏，草木葱茏。数日前的清晨，在湛河堤上漫步，晨风徐徐，有阵阵清香袭来，环顾四下不见花儿，抬头仰望，见道旁数百棵合欢已悄然绽放。

合欢树灰黑色的树干高大挺拔，枝桠舒展，翠绿细小的叶片呈羽状互生，很像含羞草，晨展暮合。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浅粉，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清素淡雅。没几天工夫，便一团团，一簇簇，满树绯红。远远望去，树顶漂浮着一层红晕，如烟如霞，像是蒙上了一层轻薄的粉纱。盛开的花朵毛茸茸、粉嘟嘟，柔柔的，像粉色丝线扎成的绒球，花丝细长柔软，却根根挺立。微风一吹，花随枝舞，根根花丝微微颤动，似粉扇轻摇，如蝴蝶翩翩，散发着一阵阵馨香。足以令观者沉醉，闻者忘忧。

合欢花，不仅形态独特优美，而且寓意美好，代表着永远恩爱、两两相对、夫妻好合。关于合欢，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合欢，原本叫苦情树。古时有一对恩爱夫妻，秀才丈夫十年寒窗苦读，临进京赶考前，妻子粉扇指着苦情树说：“夫君此去，必能高中，只是京城乱花迷眼，切莫忘了回家的路！”秀才应诺而去，却从此杳无音信。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父亲让我请假到市场买毛衣、棉鞋和大衣，中午草草吃了饭，他们就去了车站，我也回了学校。春节放假回家，父亲告诉我那天到车站没有赶上车，所剩的钱已不够住店，他们在候车室外蹲了一晚上，当时我泪如泉涌，真的不知道天寒地冻的，他们是怎么熬过艰难的一夜的。半年前，父亲又说起这件事，我依然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我弟弟作为一名病毒学专家受组织派遣，第一时间赶赴武汉参加疫情阻击战，有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抗疫英雄谱”介绍弟弟后，父亲欣喜地说：“我们家也算是为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善莫大焉！”

父亲是一座山，是那么伟岸，那么坚强，永远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和榜样。父亲走了，留下了他一生的美德，更唤醒了我们的大爱之心。

发下重誓：“如果夫君变心，从今往后，让这苦情树开花，夫为叶，我为花，花不老，叶不落，一生同四下不见花儿，抬头仰望，见道旁数百棵合欢已悄然绽放。合欢树灰黑色的树干高大挺拔，枝桠舒展，翠绿细小的叶片呈羽状互生，很像含羞草，晨展暮合。起初，只是零星的几点浅粉，点缀在翠绿的枝叶间，清素淡雅。没几天工夫，便一团团，一簇簇，满树绯红。远远望去，树顶漂浮着一层红晕，如烟如霞，像是蒙上了一层轻薄的粉纱。盛开的花朵毛茸茸、粉嘟嘟，柔柔的，像粉色丝线扎成的绒球，花丝细长柔软，却根根挺立。微风一吹，花随枝舞，根根花丝微微颤动，似粉扇轻摇，如蝴蝶翩翩，散发着一阵阵馨香。足以令观者沉醉，闻者忘忧。

合欢花，不仅形态独特优美，而且寓意美好，代表着永远恩爱、两两相对、夫妻好合。关于合欢，还有一个凄美的爱情传说。合欢，原本叫苦情树。古时有一对恩爱夫妻，秀才丈夫十年寒窗苦读，临进京赶考前，妻子粉扇指着苦情树说：“夫君此去，必能高中，只是京城乱花迷眼，切莫忘了回家的路！”秀才应诺而去，却从此杳无音信。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父亲让我请假到市场买毛衣、棉鞋和大衣，中午草草吃了饭，他们就去了车站，我也回了学校。春节放假回家，父亲告诉我那天到车站没有赶上车，所剩的钱已不够住店，他们在候车室外蹲了一晚上，当时我泪如泉涌，真的不知道天寒地冻的，他们是怎么熬过艰难的一夜的。半年前，父亲又说起这件事，我依然控制不住泪流满面。

在父亲病重的日子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我弟弟作为一名病毒学专家受组织派遣，第一时间赶赴武汉参加疫情阻击战，有一次看到中央电视台“抗疫英雄谱”介绍弟弟后，父亲欣喜地说：“我们家也算是为国家、为百姓做点事，善莫大焉！”

父亲是一座山，是那么伟岸，那么坚强，永远是我们人生的灯塔和榜样。父亲走了，留下了他一生的美德，更唤醒了我们的大爱之心。



收获

马进伟 摄

父亲

□ 姜三儿

35. 公主阴毒

宣城公主李裴秋是唐中宗李显的次女。公元698年冬，18岁的公主下嫁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裴巽(山西运城人)。婚后夫妻关系并不融洽，裴巽在外面偷养小三，宣城公主心狠手辣，派人将小三拿获后割耳切鼻，并将负心老公裴巽的头发剪去。此事闹得满城皆知，唐中宗大怒，报请武则天批准，将公主贬为郡主，将倒霉蛋裴巽调离首都。这个裴巽很有驸马命。数年后，宣城公主病故，裴巽又娶了寡居的薛国公主(唐睿宗皇十一女，宣城公主的堂妹)，再次当上了驸马。

36. 宦官辖兵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下诏，中央派驻各省军区的内臣(太监)一律召回，原由宦官指挥的中央警卫团(腾骧四卫营)归国防部(兵部)指挥。这一下，太监们炸了锅。宦官高层向皇上建议说：“中央警卫团归内官指挥便于召集，从前皇宫出了几次乱子，都是由内官督率警卫团平定。”皇上还是觉得太监亲，于是诏令国防部再议。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李承勋(湖北咸宁人)反驳说：“往年皇宫出乱子正是因为宦官执掌兵权所致！”皇上遂下诏将所有卫戍部队收归兵部统辖。其实，宦官虽然不带兵打仗了，但内卫部队(腾骧四卫营)仍由御马监统管。御马监乃宫中宦官机构也。

37. 御袍失踪

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皇官服装管理部(尚衣监)报称，皇上的一件珍珠御袍失踪。明神宗朱翊钧大怒，命司礼掌印太监陈矩(河北保定人)审理此事。尚衣监宦官田进等三人互相举报，各受酷刑，御袍却查无下落。最终，田进被判流放，死在途中。后来得知，此事乃皇上身边一宫女勾结太监所为，御袍早已卖出宫外。此事不了了之。

38. 箭楼复建

太监啥事都参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北京正阳门箭楼被大火烧毁，诏命重建。皇官派宦官与工部建设司司长(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商量预算事宜，宦官称，此工程需用银十三万两。湖南湘潭人张嘉言平时就争强好胜，一听就恼了，厉声说：“此楼在民间，当费三千金。今天咱奉旨办事，工程须精益求精，预算可加一倍，六千两银子足够了！”在场的几位宦官恼羞成怒，竟挥拳欲打张嘉言。宦官真惹不起，次年，张嘉言被罢官，原因之一即为此事。箭楼建成后，经审计，共耗银三万两，虽超出了张嘉言的预算，但比宦官的预算节省了不少。(老白)

